

# 經典越劇上演50年歷久不衰 徐玉蘭王文娟細說紅樓

**特稿**

青春芳華不再，藝術風采依舊，儘管徐玉蘭、王文娟兩位第一代寶黛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家，她倆談起越劇《紅樓夢》的創排、首演時的過程點滴，還是恍如昨天，歷歷在目，就像人們通過錄影帶或光碟百看不厭的情懷，該劇千錘百煉，兩位表演藝術家的造詣，仍教人津津樂道、回味無窮。

跟着香港藝術節安排的採訪隊伍到達上海越劇院訪問，徐玉蘭、王文娟已久候於會議室，沒顯出半點不滿，而是笑臉迎人，老藝人那講求紀律、待人真摯的藝德，讓我等年輕後輩深感抱歉。

## 港藝術節指定劇目

經典就是經典，今年是上海越劇《紅樓夢》上演五十周年，人們卻總懷念徐、王的原創組合，連來屆香港藝術節也指定要這齣經典版，雖然到時來港演出的還是當紅小生且角錢惠麗、單仰萍，大會還是安排記者們遠赴上海，並要求上海越劇院邀請徐玉蘭、王文娟接受訪問，以作最吸引人的招徠。

怎樣傳神演繹寶黛，是王文娟與徐玉蘭永遠在研究，人們永遠聽不厭的話題。回答這問題時，王文娟「女士優先」的先發言，她說：「越劇的腰腿、身段、演唱，基本訓練都是差不多一樣，但在舞台上用，則要選擇，例如《追魚》可用上武打，但《紅樓夢》，則要選擇秀麗、優美的動作，這方面越劇不像京劇等其他劇種，不是完全程式化的，而是生活化一點。」徐玉蘭亦馬上合拍地和應說：「基礎一定要有，否則龍套也跑不好。」

想當年，王文娟記憶猶新，她回想起決定創排越劇《紅樓夢》，是為了慶祝國慶十周年，越劇院非常重視，因此集中整合了編劇徐進、導演岑範、演員（徐玉蘭、王文娟）等核心藝術力量。當時要求每位參演的演員，至少通讀《紅樓夢》兩遍，演到有關人物的部分，還要精讀，重複再看某個章節。由一九五



徐玉蘭版的寶玉（左）、黛玉堪稱經典



文化交流活動 王文娟（左）與徐玉蘭退而不休，積極培養傳人及參加文（本報攝）

八年春，即二月十八日演出，一口氣演了五十八場，場場滿座，每場演出後，編、導、演員及各工作人員，都要集中在舞台上，討論今天哪一點好，哪些地方節奏慢了，令戲看起來比較鬆散，音樂與演員的接軌如何？換景的速度如何？都要檢討，態度相當嚴肅。

王文娟拿她的部分來比方說：「在『葬花』一節，黛玉拿着花籃、花鋤、掃帚出場，有一天，我在照片上看見自己這個動作，發覺像是在挑擔挑，像種田似的，很難看，演的時候卻完全不覺。於是我便在演出時在水袖、動作上作出調整，成為現在的樣式。所以《紅樓夢》演到今天，仍在演出，是一代代人不斷修改、完善的結果。」

## 最難演好內心世界

要演好黛玉，王文娟卻並非只着重動作的美感與否，而是很深入地瞭解人物的內心世界，就是黛玉為何要哭？王文娟分析說，黛玉的哭，基於三種情況，一，她寄人籬下；二，寶玉對她好；三，寶玉挨打。

越劇《紅樓夢》受到歡迎，還和越劇這劇種有關，徐玉蘭與記者們分享道：「越劇是年輕的劇種，『她』不保守，創作者勇於接收其他劇種的長處，京崑是我們的老師，還會糅合電影、話劇的手法。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開始，已開始任用導演參與劇組創作，到了五十年代，大部分越劇都須導演的參與，令越劇在燈光、舞台美術、服裝等各方面，形成一種綜合性

藝術。」

徐玉蘭又憶述當年《紅樓夢》到北京作慶國慶演出，原來當時有二院最紅，一是上海越劇院《紅樓夢》，另外是紅線女率領的廣東粵劇院《關漢卿》，徐玉蘭帶點調皮的神色說：「那時我經常躲起來，不去參加活動，因為很多人買不到票要找我，但我也沒有票呢。」

她告訴記者，周恩來總理看過越劇《紅樓夢》幾遍，對演出要求很高，看得也很細膩，「周總理覺得寶黛結婚時的鳳冠太簡陋，還說，『沒有錢，我送她！』黛玉死後，本來是沒有哀樂的，總理覺得太看不起她，提議加了一段哀樂。總理還和我們吃飯，問我們去過大觀園沒有？當然大家都沒去過，於是總理帶我們到北京的恭王府參觀，真的很像，還指給我們看，哪裡像怡紅院，哪裡像瀟湘館，參觀過後，我們便有了想像，演得更好。」

## 將於文化中心上演

不僅是領導人的意見，越劇院也重視觀眾的意見，例如該劇第一次到香港演出，在《黛玉葬花》一段，其中有一句是「梅花笛」，有一位觀眾提出「哀怨笛」較好，劇組也從善如流，作出修改，該劇於香港演出了十八場。

思維上，八十七歲的徐玉蘭，八十二歲的王文娟，在整個記者訪問中，是流露得那麼神速與流暢，兩人對答的默契，表現得那麼心靈相通。在拍攝合照時，王文娟特意找來一件外套拿在手上，擋住她自以為很大的肚臍，反而更像一位愛打扮的小女孩。所以，儘管時間倉促，沒法問她兩人的近況，也會相信，她們的身體還是蠻健康的。

上海越劇院應香港藝術節邀請演出經典版越劇《紅樓夢》，將於明年二月十三日在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。

（經典越劇系列，之一）

本報記者 洪捷



王文娟（左）與徐玉蘭暢談《紅樓夢》創排時的經歷（本報攝）



# 乾隆珍品專拍創兩紀錄



交 《乾隆御筆》白玉璽，以六千三百多萬元成交

【本報訊】一幅清乾隆御製的《大閱第三圖——閱陣》圖卷，昨日以六千七百八十六萬元（連佣金，下同）高價成交，刷新清代宮廷畫作拍賣紀錄。另一件清乾隆御寶交龍鈕《乾隆御筆》白玉璽，亦以六千三百三十八萬元成交，創下白玉工藝品的拍賣紀錄。

香港蘇富比昨日舉行三場「皇威萬代」乾隆御用珍品專拍，拍賣成績理想，其中一場「珍稀乾隆御製宮廷畫卷專拍」推出的兩件拍品，一件創紀錄，一件則收回。創下紀錄的清乾隆御製《大閱第三圖——閱陣》手卷，事前預料成交價逾八千萬元，結果雖未如所料，但亦以六千七百多萬元成交，創下清代宮廷御製畫作的拍賣紀錄，買家為亞洲收藏家。另一件乾隆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帖絲絲全卷，雖然在拍賣會上未到底價而收回，但該件拍品於拍賣後立刻以私人洽購方式售出。

另一場「法國吉美家族收藏乾隆御製印璽專拍」中，一件乾隆御寶交龍鈕《乾隆御筆》白玉璽，事前預料成交價逾五千萬元，結果由永寶齋以六千三百三十八萬元投得，創下白玉的拍賣紀錄。另兩件乾隆御寶交龍鈕之《自強不息》白玉璽及《天恩八句之寶》和闐青玉璽，則分別以三千七百六十二萬元及一千八百五十八萬元成交，買家均為亞洲收藏家。

至於在「清宮珍玩藝器專拍」中，一件乾隆御製金桃皮「天字十七號」寶璽腰刀《乾隆年製》款，則以五千八百九十萬元成交，由亞洲古董商投得。另一件趙孟頫《深菊圖》，由一匿名收藏家以五千四百四十二萬元投得。

美術編輯：李志文

## 視藝新貌

# 林東鵬新作 錯置動物處境



《幻象》中，猴子的背景是  
高廈的霓虹燈光



林東鵬參觀  
柏林動物園後，  
畫下可愛的小白  
熊克努特，畫紙  
邊燙燒過，給人  
一種危機感



《等待》描繪林東鵬於博物館內觀看過的鹿標本，覺得牠似在望着自己在等待着什麼



《離間》在畫中反思藝術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

有引伸，而繪畫的技法亦更改了。

二〇〇一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，林東鵬〇三年到英國繼續深造，回港後又常到設於北京的工作室創作，頻繁地游離於不同地方，令他萌生了好像有點荒謬或錯置的感覺。

## 灰熊垂頭喪氣踱步

例如作品《逐鹿水中》，就是描寫水中的鹿，其生存環境與本身的矛盾，「我去旅行，常到動物園、博物館，又愛翻看雜誌、書本，在某些影像中喚起這個意念，於是將兩個景致組合起來。」

他的作品《離間》，是以霓虹映照的夜香港為背景，「論盡盡」的灰熊垂頭喪氣地踱着步。林東鵬說：「這是在為香港藝術家在社會上的位置，高樓大廈中有不少商業廣告，我將藝術家的廣告也放進去，代表藝術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。」

另一幅作品《時機》，一隻開屏的孔雀，卻掉下一支羽翎，呈現出盛放與凋零的對比。林東鵬說，這個作品表達他對時間感覺，可能警喻愛情，又或者是工作，一刹那的



林東鵬通過這幅《時機》寓意他對愛情的感覺（本報攝）

影像，很少見到孔雀那麼完整的開屏，那是很特定的時刻，要看人怎樣去捕捉。

## 筆下動物流露性情

畫家的創作技巧，是風格的配合。過往，林東鵬不懂得如何在畫布上創作，反而愛畫在木板上，因為畫布吸水性低，因此他六年來都沒有在畫布上畫畫。「但這次的作品多數畫在畫布上，因為我找到一種物料，先在畫布上打底，令畫布變成紙一般的質地，令我的畫更自然，甚至呈現水漬。這對我的創作好重要，因我的風格不會太強烈，有一種後退的距離感，這是作品的要求，不想那麼直接的抒發。例如我到北京，也是躲在那兒，去外地，卻不想與當地產生很大交流與融入，因此我的創作都與自己的想法有關。」

林東鵬筆下的動物，很逼真，還流露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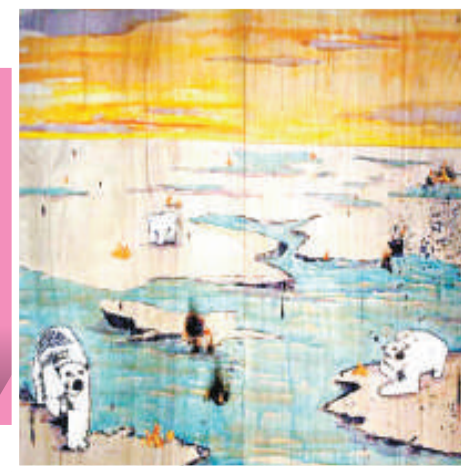
點點性情，顯示他繪畫技巧有一定的水平。他回想曾有兩、三年在倫敦深造，可能是那段時期，吸收到藝術創作最基礎最傳統的層面，甚至畫框也要自己一手一腳去造，令他的表現力有所累積。「在英國的學習推動我在創作時發問，傳統在當代藝術的發展中何意思？在現時的處境，有何方法去運用？畫，可能是寶，視覺藝術，應兼顧視覺上美感，可以有好多內容，藝術有其方法與審美去呈現的，繪畫亦有其吸引人的語言去表達《鏗鏘集》更精彩。」

所以林東鵬的畫，除了讓人有感覺，還有觀者們注重、卻被許多當代創作者所忽視的美感。

本報記者 洪捷



《逐鹿水中》意象矛盾又夢幻



林東鵬較早期的作品《暖化》，溫暖感覺的木材，與北極的冰寒形成強烈對比

展覽：林東鵬新作  
展場：漢雅軒  
地點：中環皇后大道中五號衡怡大廈二樓202室  
展期：即日起至十月十八日  
時間：周一至周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半  
周六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 
電話：二五二六九〇一九  
網站：www.hanart.com